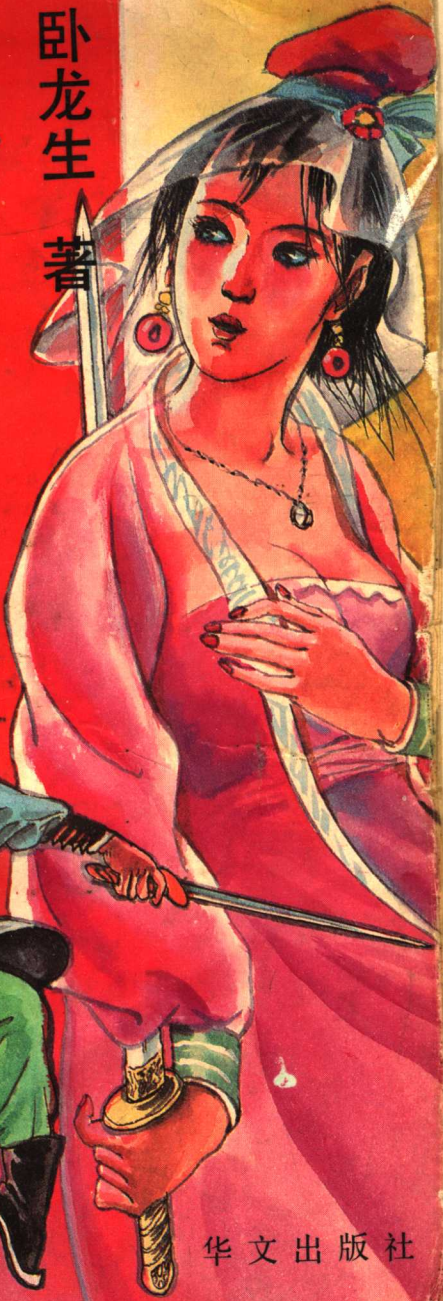


卧龙生 著

龍鳳伏魔



华文出版社

龙凤伏魔

卧龙生

原来飞天虎葛洪庆被孙逸枫突出奇学“须弥剑法”起首三招迫的来步法凌乱，足足踉跄后退出去一丈多远之后，他知道再不遁走，就得步上寒灵和尚惨死后尘，当场陈尸万佛顶上，是以运聚余力于右臂，混元金龙抓疾演一招阴山秘学“水蛇游草”，抓风若啸，径向逸枫乳下左右“期门穴”戮去。

这一招，他是欲进实退的毒招，等孙逸枫短剑封挡时，他已快如电闪风飘的缩臂撤招，双足顿处，仰身一个倒纵，跃退出去一丈二三，足一沾地，再次腾身向后跃去，意欲逃离万佛顶，返回阴山，再和老大冲天虎羊长鸿联手来洗雪这一惨败奇耻。

那知他再次跃离地面也不过五尺之际，逸枫已如影随形跟踪追袭，紫电剑探臂扫出一招“银河疾流”，但见紫虹过处，已把他的一双足齐踝骨处斩断下来，痛得他一声刺耳惨叫，一个身子立时坠落在地，他足都没有，那里还能立在地上，想是胫骨一触地面，更是痛彻心肺，一下子就仰身倒在地上，他到底临敌经验丰富异常，金龙抓急吐“雾迷峰顶”，护着自己身子，正欲借势翻滚出去时，木霞和一尘两人已是疾向孙逸枫扑去。

木霞身在空中，反手撒下长剑，伸臂疾吐“飞瀑泻空”，但见银虹似电闪长空，凌空向逸枫顶门劈下，一尘则改向葛洪庆身侧飞落，伏身探臂，把他挟在腋下，两个疾跃，纵回邛崃队中。

孙逸枫剑断飞天虎双足后，并未再下辣手，就这眨眼工夫，木霞长剑已是掣电袭到，他挫腰上步，右臂一扬，紫电剑疾演“举火燎天”，剑锋径指木霞右腕“腕脉穴”，同时警觉身后风声飒飒，深怕有人暗袭自己，左掌反腕猛吐“降龙金刚掌”中绝学“怒龙翻江”，向后劈去。

木霞看他架自己长剑，反而施用以攻还攻的进手招术，不由心头一震，连忙斜沉右臂，避过这一惊险剑势，足一落地，硬把前冲势子稳住，疾退三步，左掌护胸，横剑冷冷问道：“施主是峨嵋门下弟子么？”

孙逸枫出手一招逼退木霞后，星目瞥掠之间，已看清自己身侧分立着宏慈和宏慧两个老和尚，不禁玉面一红，心中暗责自己适才怎么会糊里糊涂反腕递掌，正拟道歉几句，木霞已是开口发话，只好淡淡一笑，答道：“晚辈无门无派。”

木霞仍是冷冷地又问道：“施主既非峨嵋弟子，何以插手管人闲事，来淌这趟浑水？”

孙逸枫剑眉一扬，正要答话，宏慧已在旁接口反问他道：“那寒灵禅师和葛施主不知是不是贵派高人，尚请道兄还老衲一个明白？”

木霞长眉一扬，冷冷答道：“怎么不是敝派之人。”说此一顿，转脸瞥了自己队中一眼，只见一尘蹲在飞天虎身侧，正在替他敷药裹伤，再一忆及玄贞身负轻微内伤，不由心头一凉，又说道：“今夜之事，贵派既是请有高人助拳，敝派只有另订时日，再来宝山讨领教益……”

宏慧忍不住纵声一笑道：“道兄话是说得轻松，寒山虽是荒芜僻野，但也不能让贵派兴之所至，任意侵犯，道兄若不说不明白……”

木霞又是长眉一扬，怒道：“这样说，大师是要硬把贫道截

留宝山了？”

宏慈静立一旁，并未追问木霞犯山之事，这时一听木霞词锋犀利，立时宣了一声佛号，笑道：“敝派虽是在武林中默默无闻，算不上什么正宗门户，但也不会强留道兄，作出这种令人非议之事。”说此略顿，又道：“道兄亲率贵派高人莅临寒山，事先既未传言示知，而且又是深夜驾临，不论居心何在，这事总有欠妥之处，老衲斗胆，不知贵派到底意欲何为？”

木霞愣了一下，邛崃派作出黑夜偷袭之事，那里能够当众出口言明，这一被宏慧和宏慈先后着着逼问，不禁激的来怒火爆发，冷笑一声道：“适才贫道不是说过了么？贵派弟子如不肆意滥杀敝派门人，贫道也不会亲趋宝山了。”

宏慈长眉一扬，忿然道：“贵派行径如何，武林中自有公论，老衲不便妄加品论，敝派就是有什么开罪贵派之处，亦应按武林规矩，先期示知老衲，道兄这样率领贵派高人，寅夜来山，实在是欠光明磊落，未免过于肆无忌惮了吧。”

木霞被老和尚义正词严的说得来脸色骤变，差一点气破胸膛，他哪里还能受得下这种比死还要难受的责骂，立时剑指宏慈，怒喝道：“大师不必卖弄口舌之能，贫道既是已来宝山，好歹也要向大师讨领一点教益。”

宏慧正要代师兄宏慈答话，孙逸枫已抢口答道：“道长既要赐教，就由晚辈来拜领高招如何？”

木霞心头一震，说道：“贫道和施主过招，江湖上怕会妄论贫道不是之处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逸枫已气的来剑眉一扬，朗声说道：“晚辈和贵派高人不知已动了好多次手，江湖上从来就没有听人议论过，若不是晚辈得天之幸，恐怕早就伤命在贵派高人手中了。”说此一顿，转脸对宏慈和宏慧躬身一礼，又对木霞说道：“贵派沿

江截击晚辈，均未如意，今夜里趁贵派高手云集之时，晚辈放肆，我们就来作一场了结如何。”

孙逸枫一方面是不愿意让宏慈亲自出手，有失一派掌门宗师风度，再方面想起瑶姐姐芳踪杳如黄鹤，一点音讯都探不出，不是邛崃派暗中偷袭截击，自己怎么会和瑶姐姐失散，是以越想越气，忍不住在旁插口，说出来这番激烈之言，打算借机惩戒木霞及与他一齐前来犯山之徒。

木霞适才已目睹过他的绝艺，连寒灵和葛洪庆那样的高深武学都不能和他比拟，仍是伤在他的手中，自己和他拼斗，岂是人家敌手，这一被逸枫当面叫阵，不由长眉一皱，心中转几转，立时想好应付之策，冷冷答道：“施主这样说，贫道只好遵命了。”说完话，横剑而立。

孙逸枫看着宏慈和宏慧双双退下去后，才淡淡对他说道：“道长请赐招吧。”

木霞冷冷说道：“那贫道就有僭了。”

话落口，袍袖拂处，长剑如银虹疾闪，眨眼间就向孙逸枫连攻五剑。

逸枫紫电剑架开五剑后，正要好好回敬他几剑，那知木霞早就成竹在胸，计算停当，他攻出五剑后，丝毫不敢露出一空隙，立时展开“阴阳倒转剑法”，长剑如怒蟒出洞，绵绵向逸枫攻去。

孙逸枫老早就见识过这套邛崃派的镇山剑法，他肘腕转处，紫电剑如彩龙戏空，立时迎攻过去，转瞬间，两人就缠斗了十五合。

木霞虽是鸿钧上人座下二弟子，但武功剑术却比大师兄金霞差得很远，他与三师弟郑振煌的武学相较，也只不过是伯仲之间，这一和逸枫交上了手，不大工夫就是四十多合，他

一出手，就是凝神澄虑，全力施为，一点也不敢大意，只望能和逸枫打成平手，借机罢战，也好全身退离万佛顶，是以不但不去冒险抢攻，反而连剑法中那些歹毒恶招都不敢施用，深怕激怒逸枫，那就得当场出丑，落个不死即伤的悲惨下场。

谁知逸枫剑招出手，不但博大精深，玄妙难测，而且剑势威力，直若雷霆万钧，天摇地动，全是进手抢制先机的强攻路子，这就吓得木霞暗地心惊，越发不敢有丝毫怠慢之处。

看看又是二十多合，木霞已是头面见汗，身法开始慢慢松弛下来，一支长剑也觉得愈来愈重，他只感到满眼尽是金星点点，紫虹飞扬，阵阵砭骨剑风，刺脸难受，使人大有窒息之感，他心神一荡，再也沉不住气，长剑一紧，放手施展开剑法中那些毒辣招式，剑剑径往逸枫周身要害下手，着着全是阴鸷险恶歹招，同时骈起左手食中二指，窥空向他死穴戳去。

孙逸枫和他斗了六十多合，已是渐感不耐，看他忽的尽出毒招，痛下辣手，不由激得心头火发，长啸一声，直若龙吟，臂上一加劲力，手中紫电剑虹芒陡的倍增，刹那间，紫虹如彩霞万道闪烁，眩眼惑心，凌厉剑势，宛若怒龙扰海，又似黑浪滔天，一下子拨荡开他的一支长剑，紫电剑疾如飘风闪电，突演“如来痛背”、“文殊戏狮”两招“须弥剑法”中罕世奇学，眨眼间就把木霞迫退五步，紧接着剑回招变，再化“竹林证道”一招秘学，但见一片耀眼紫光，迎胸径向木霞袭去。

木霞本是咬牙苦撑，这一被逸枫骤出佛门秘学迫的着着后退，更是吓得胆裂魂飞，冷汗直淌，长剑还来不及施展开护着自己身子，那一片闪烁彩虹已是掣电袭到，他心头猛地一震，一股寒意倏地涌上脑门，知道今夜里是陈尸万佛顶无疑，不过，蝼蚁尚且贪生，人更是舍不得离开红尘，他在绝望之余，仍是想仰身倒纵出去，打算侥幸躲闪过这一发千钧的生死关

头。

孙逸枫这一招“竹林证道”，是“须弥剑法”中的第二十六招奇学，剑势出手，好似漫天熠熠金星中猛地冲出来一条紫色怒龙，那里还能让木霞举剑封挡或是闪避开去，眼看他就是不来一个剑透胸膛，当场陈尸，也会落一个溅血重伤，终生残废的下场。

就在这危机一发之际，破空陡地传过来一声清脆惊叫及几声暴喝，紧接着几条人影闪处，一支长剑已疾如电光石火的自横里向紫电剑架去，同时响起一声娇喊道：“弟弟，你不要伤了我的二师兄。”

孙逸枫只听得心头一震，赶紧缩臂撤招，不管他动作如何迅捷奇快，紫电剑仍是不但把木霞抱襟划破一条袭缝，而且也将架来长剑拦腰切断，他心头又是一震，疾退两步，拿眼看时，梁蓉蓉正玉立在自己面前，她粉脸上溢露出一片惊急之色，秀目中闪动起两道诧异眼神，深注自己，动也不动。

逸枫乍见霓裳玉女梁蓉蓉，只喊了一声：“姐姐”，就说不出的话来，刹那间，他心中涌起来千万种莫名的感慨，两人分别不过一年光景，自己已是和瑶姐姐订了亲事，辜负了梁蓉蓉对自己的一番深情爱意，她知道了这事后，岂不愁肠百结，伤心千回……。

梁蓉蓉一直隐身在万佛寺山门外的那一株参天巨松上，全神深注着枫弟弟的一举一动，她本拟等邛崃派犯山之人撤走后，才现身和逸枫见面，好使他惊喜一下，这时看见木霞性命在呼吸俄顷之间，她温婉娴慧，赋性善良，师兄妹谊如手足，怎能亲眼看着他伤在枫弟弟手中，是以自巨松上电射而出，抢救木霞，想是她在惊急中，忘了逸枫紫电剑是一柄削金断玉的罕世奇珍，而且她用力又猛，长剑一和紫电剑相接，立时仅剩

了短短半截尚在手中，她愣了一下，就挡在木霞身前，痴痴睥睨着枫弟弟，瞬也不瞬一下。

这时，她看枫弟弟玉面上神色变幻不定，就是站那儿不言不语，以为他是恨自己出手多事，惹他生气，不由芳心一酸，泫然欲泣，丢掉手中半截兵刃，颤声儿说道：“你怎么啦，是不是恨我插手多事？”

孙逸枫陡地一惊，连忙定了下神，对她躬身一礼，笑道：“小弟哪里敢见怪姐姐。”说此一顿，星目里两道说不出是什么表情的眼神，扫了四周一遍，但见一尘，玄贞站在木霞身侧，宏慧和宏觉分立在自己身后，八道眼神，都是盯在自己脸上，他心中转几转，就是不知如何来收拾这种急转直下的局面，是以愣那儿呆呆不动。

木霞这一转危为安，才知是小师妹梁蓉蓉出手救了自己，他知道梁蓉蓉武功剑术均在自己之上，但瞥见地下两截断剑时，也是吃了一惊，再看见小师妹和孙逸枫两人那副痴呆神情，心头不由凉了半截，他本是个阴鸷险恶之辈，毒念倏地上升，趁梁蓉蓉和孙逸枫忧喜参半，问答之际，陡地自梁蓉蓉身侧疾步而出，长剑“乾坤倒置”，闪闪白光径向逸枫左腿至右肩斜劈过去，左手“移山易位”，掌挟凌厉劲风，直打他的小腹，这一势两招，不但是他全力施为，而且用的狠辣至极，大有立将逸枫毙命剑掌之势。

变生肘腋，只吓得梁蓉蓉惊哭出声，她哪里来得及出手抢救，情急智生，一个娇躯猛地向逸枫身上扑去，硬替他代受这一歹毒猝袭。

孙逸枫见了梁蓉蓉早就歉咎难安，愧汗无地，呆那儿筹思应付邛崃派犯山之辈的妥善良策，是以六神无主，心乱如麻，这一被木霞骤起发难，不由大吃一惊，他自小就随不空大师在

龙象峰朝元洞习艺，不论武功剑术，都已全达登峰造极之境，而且定力方面更是高人一等，再被梁蓉蓉哭声一惊，立时势在意先，仰身一掠，人如疾矢离弦，一下子电射出去三丈多远，宏慧和宏觉两个老和尚也被木霞这种卑鄙行径吓的来怔了一怔，僧袍飘处，四只肉掌疾封他袭来的剑掌，那知一尘和玄贞亦是袍袖挥舞，一尘长剑直刺宏慧颈前“咽喉穴”，玄贞龙须拐径戮宏觉胸腹之际的“中注穴。”

木霞看孙逸枫临危不乱，在这岌岌可危之际，仍是躲闪过他这一致命骤袭，为恐养虎遗患，留下大害，立意趁梁蓉蓉在此之时，可以维护自己，打算趁机把他除去，邛崃派不但从此可以高枕无忧，毫无顾忌，而且独霸武林，称雄江湖之意旨，也就立可实现，不过，他惊觉小师妹竟用娇躯去掩蔽逸枫时，不由也是大吃一惊，深怕误伤了梁蓉蓉，急忙撒招一个飞纵，从霓裳玉女头上疾掠而过，如影随形跟踪逸枫探臂又是一剑，只见一片银虹耀眼夺目，硬向逸枫拦腰横扫过去。

孙逸枫刚落地，木霞凌厉剑势已是眨眼袭到，他心念一转，不愿再使梁蓉蓉目睹自己和她师兄运手，令她倍增悲伤，是以双足点处，一个身子晃如划空飞矢，又向身后倒射出去四丈左右，闪避开木霞的跟踪追击。

梁蓉蓉适才用力过猛，差一点摔跌在地，她定了下神，秀目瞥见二师兄仍是追袭枫弟弟，芳心一急，莲足猛点，就向木霞追去，樱口中娇喊道：“二师兄，你快住手。”

木霞浑如不闻，仍是跟踪逸枫进剑，孙逸枫意念既决，就是不举剑封挡，一味向后跃退。

万佛寺前面空场并不十分宽大，逸枫又是仰身倒退，眨眼工夫，他已纵至万佛顶的边缘，这时，木霞一支长剑又向他前胸递到，逸枫仍是仰身一掠，向后跃退，哪知他身后是百丈削

壁，这一跃退，正好直往削壁纵落，木霞心头一震，反而兀立当场，作声不得。

梁蓉蓉刚好纵落木霞身侧，大眼睛瞥见这种情形，吓得来惊叫一声，一缕寒意忽的袭上心头，忍不住机伶伶打个冷颤，两行清泪立时汹涌夺眶而出，顺着粉腮滚滚直往下落，一刹那，她只感到天旋地转，芳心有如蛇噬，呆呆秀立在那儿，怔怔望着峰下出神。

这时，宏慈和峨嵋门人已纷纷纵了过来，玄贞和一尘也与宏慧及宏觉停手罢战，先后向这边跃来，木霞最工心计，邛崃派前来犯山的两个顶尖高手，已是一死一伤，再和峨嵋派强斗下去，实难讨到好处，他心念一动，决定立时撤退下山，俟探清孙逸枫生死确讯后，再谋对付峨嵋之策，意念及此，转脸看小师妹时，但见她粉脸上泪光莹莹，一副伤痛戚楚神色，不禁暗地叹息一声，走到她身侧，低声说道：“师妹，你和我们一起下山去吧。”

梁蓉蓉芳心一惊，凄婉一笑道：“二师兄，你们赶紧走吧，我要暂时留在这儿。”

一语甫落，莲足顿处，一个娇躯就往削壁下纵去。

木霞大吃一惊，刚喊了一声：“师妹”，那霓裳玉女的婀娜身形，已是在夜色中消失于峰顶边缘，转瞬不见。

宏慈虽是看着逸枫坠下削壁，但邛崃派犯山之徒并未撤退，他当然不便纵下削壁救人，这时瞥见梁蓉蓉向削壁跃落，连忙叮嘱宏觉和净海跟踪下去寻觅逸枫，老和尚心中只有暗地发急，他忆及孙逸枫远道来山助拳，却落一个生死不明的茫茫下场，想至此，不由怒火爆发，陡地欺至木霞身前，冷笑一声道：“道兄适才不是要老衲献丑么？老衲斗胆，就向道兄拜领一点贵派不传的盖世绝学如何？”

木霞暗地吃了一惊，料不到老和尚身法这样迅捷，左掌疾护胸前，横剑冷冷答道：“大师何必这样性急，反正来日方长，贫道迟早总要向大师讨领几手高招的。”说此一顿，又冷笑一声道：“贵我两派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待贫道禀过掌门师兄后，再来宝山拜领教益就是。”

说完话，对宏慈微一稽首，转身向邛崃派群来犯山之人一挥手，但见十几条人影翻飞，纷纷往万佛顶下纵去，刹那间，就消失不见。

宏慈心念两个师弟受伤在寺，又关怀逸枫生死安危，是以眼睁睁望着这群凶顽之徒撤离万佛顶，就是没有出手拦截他们，老和尚朗声诵了一遍佛号，才转脸对宏慧说道：“你去看看两位师弟伤的怎样，我到峰下去找孙施主吧。”

说罢，挥手遣走门下二十几个弟子后，就向削壁飞落下去。

再说孙逸枫仰身向后跃退在空中之际，倏地警觉已是纵离峰顶，吃了一惊，急忙猛提一口丹田真气，半空中挫腰张臂，两腿前后弯曲，头下脚上的施展开不空大师亲传独门轻功绝学“御风飞行”，一个身子直若一只下降巨鹤，径往峰下落去，他内功已达炉火纯青的至高境地。黑夜视物，有如白昼，快到地面时，两臂往上一扬，挺胸踢腿就变成头上脚下，一个身子就轻如柳絮的落在地上。

他仰脸长长吸了一口气，把紫电剑藏回身上，运足目力，仔细打量一下四周地势，不由吃了一惊。

这时，半圆冰轮，正挂中天，月华似水，银光铺地，周围景物清晰如画，原来他右侧是百丈削壁，壁上布满松萝藤葛，左边是千寻悬崖，奇险幽深，前后却是一条宽仅一丈七八的平坦草地，蜿蜒贴着壁底伸去，自己立足之处，离那悬崖边缘也不

过三尺左右，不禁暗叫一声：“好险”，若是适才自万佛顶上纵落时，稍为前倾几尺，岂不正好往那悬崖坠落，不但摔一个粉身碎骨，还落一个弃尸荒山的凄惨下场，意念及此，不由寒意陡生。

他想了一阵，立时就地盘膝而坐，慢慢把丹田真气调息均匀，然后打算跃上万佛顶去。

只因他适才拼斗三个武林高手，自然有点力乏疲困，是以借这幽静之地调息真气，不大工夫，真气已是运转周身三遍，立觉百穴通畅，神清气朗，星目一睁，正要一跃而起，突感身后风声飒飒，吃了一惊，双掌一接地面，一个身子凭空斜刺刺往右前方射出去两丈开外，足一沾地，风车似的一个大转，左掌护胸，右掌蓄势待发，纵目一看，不禁玉面一热，但见霓裳玉女梁蓉蓉正秀立在他前面，那双清莹澄澈的大眼睛，有如天上熠熠明星，正呆呆深注自己，瞬也不瞬一下。

孙逸枫急忙沉臂一掠，纵落地面前五尺之处，长揖一礼，低声叫了一声：“姐姐。”

梁蓉蓉见他安然无恙，履险如夷，芳心一畅，反而流下几粒晶莹泪珠儿来，她还了一礼，嫣然一笑道：“弟弟不必多礼。”说完话，用衣袖擦揩一下粉脸上的泪痕。

逸枫仔细打量她时，但见她黛眉星目，樱口琼鼻，仍是一身青色衣裙，月光泻在她玉体上，更显得娉婷婀娜，纤腴合度，山风过处，那垂肩秀发凌空飞舞，飘扬起伏，风韵依旧，容光还是那样明艳照人，暗忖：“姐姐突然在万佛顶现身，说不定是替她师兄助拳来的……”意念及此，又觉不对，他曾和梁蓉蓉联辔道上几十天，知她心地善良，性情温婉，决不会帮她师兄找上万佛顶来惹事生非，胆大妄为，但她突然在此出现，又是所为何来，一时间，他只顾去东猜西想，凝神臆测，呆呆站那儿怔

怔出起神来。

梁蓉蓉见他那副呆愣模样，不由疑窦丛生，芳心忐忑不安，银牙轻咬香唇，两道奇诧眼神，瞬也不瞬地深注在他玉面上，心里转了几百转，才想起来他一定是怪责自己出手抢救二师兄木霞，以致害得他摔下万佛顶，忖思至此，立时莲步轻移，走进他身前，柔荑一伸，握着他的左手，仰起粉颈，问道：“弟弟，你心里是不是在恨我？”

孙逸枫心头一震，顿时从忖思中惊醒过来，他定了下神，左手轻轻挣脱梁蓉蓉握着他的一只羊脂玉手，退了两步，答道：“姐姐这样说，小弟哪里承受得起。”说此一顿，又道：“小弟适才一时莽撞，致将姐姐兵刃损毁，尚请姐姐不要见怪，我给姐姐陪个不是吧。”

说完话，躬身一揖，然后自身上掏出那柄紫电剑，双手捧着，递在梁蓉蓉面前，说道：“这支短剑，就算小弟一点心意，赔与姐姐吧。”

梁蓉蓉看他甩开自己的手，已是难过万分，又见他往后退步，躲避自己，更是伤心已极，而且他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，好像和自己十分疏远的样子，芳心简直有如刀割，这时，再见他拿出紫电剑来赔自己被毁的长剑，不禁怔了一怔，粉脸上立时神色大变，自己间关万里，披星戴月的四处找他，为的是告诉他防备邛崃派的暗算截击，老天虽是帮忙自己找到了他，谁知他竟会对自己这样冷淡无情，她越想越悲苦，那两行泪珠儿就如断线珍珠，一颗接一颗地直挂下来，泪眼莹晶地呆呆睇着他，那里还能说的出话来。

孙逸枫是觉的自己愧对梁蓉蓉，是以对她特别恭敬，但惊悚中削断梁蓉蓉的长剑，心中更是懊悔难安，自己既和瑶姐姐订了鸳盟，那当然是不能再和梁蓉蓉相依相偎，亲密接近。他

怕耽误了她的青春韶华，使她抱恨终生，是以诚意把自己爱如性命的防身奇珍送与梁蓉蓉，一方面是赔偿她的已毁长剑，再方面就作为自己和她认识一场，酬谢她一番关怀照顾之情，以后天各一方，怕难再有相逢之日，留下一点纪念之物，也不枉彼此相交一场，在他想，这是十全十美之策。这时，他见梁蓉蓉那副黯然神伤，满脸哀痛之色，不由呆了一呆，仍是捧着紫电剑，低声说道：“姐姐，你不要哭啦，我伤了你们邛崃派的人，实在是我出手太狠，小弟如果知道姐姐也在万佛顶，我天胆也不敢当着姐姐面去这样胡作非为的。”说此一顿，又道：“姐姐快把这支短剑拿去。”

梁蓉蓉纤腰轻摆，疾退两步，呜咽问道：“弟弟，我有什么不是之处，使你这样来折磨我？”

逸枫怔了下神，急道：“姐姐这话是什么意思，小弟一向是尊敬姐姐的，你这样说，小弟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开罪了姐姐？”

梁蓉蓉流泪说道：“那你何以这样对待我呢？”

孙逸枫呆了一呆，答道：“小弟愚蠢，实在想不起得罪姐姐之处，尚请姐姐明白指出小弟放肆无理的地方，我与姐姐陪礼如何。”

梁蓉蓉颤声儿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这样避我如蛇蝎……”

孙逸枫心头一震，呐呐答道：“姐姐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他话还嗫嚅着没法说得出口，两条人影一闪，宏觉和净海已是双双扑了过来。

孙逸枫赶忙两臂一缩，把紫电剑藏回身中，对着两人躬身一揖，指着宏觉对梁蓉蓉说道：“姐姐，这位是宏觉大师。”

梁蓉蓉急忙用衣袖揩拭一下满脸泪水，对宏觉敛衽一礼。

宏觉两道神光炯炯的眼神，业已看清他们两人的尴尬神情，老和尚见梁蓉蓉粉脸上尤如海裳带雨，一副伤情之色，不

由愣了一愣，合十还礼道：“梁姑娘芳驾莅临寒山，老衲极表欢迎，顶下风寒露重，敬请上顶待茶如何？”

梁蓉蓉踌躇一下，答道：“惊扰大师禅课，梁蓉蓉衷心难安，大师盛情，心领就是，时光已晚，我就下山去吧。”说罢，就欲顺着壁底蜿蜒曲折的草地而去。

净海长眉一皱，挡在她的身前，合什道：“梁前辈既已光临寒山，尚请屈驾去万佛寺小憩一会吧。”

孙逸枫看她要走，一时间还真为难起来，留也不是，让她这样满腹哀怨地一走，心中更是不安，两个老和尚都开口留她，自己再不说话，那真是太使她悲痛忧伤了，心转念生，立时接口说道：“天色已是子夜，姐姐就请上顶安歇一宵吧。”

梁蓉蓉适才见他神情有异，嗫嚅着说不出话，芳心早就疑云重重，她本是个多愁善感，哀怨千种，冰清玉洁的武林奇女子，心想，我就是死，也要问清楚他才能瞑目九泉，当下微一颌首，就跟在逸枫身后向削壁上攀登而去。

那知她千里迢迢，雨淋日炙的寻觅枫弟弟，今夜里虽是如愿以偿，但一见面就碰上逸枫摔下万佛顶，本来已是吓得魂飞魄散，惊骇至极，再加枫弟弟对她恭谨异常，奉若长者，一反以前联辔道上时那种亲密情形，更是心绪纷杂，神不守舍，这一往削壁上纵去，也是神情恍惚，心乱如麻，她提不住那口丹田真气，莲足那里用得上力，只不过跃登三十多丈左右，陡的一个失足，一下子就随着削壁往下滚落，吓得她惊叫一声，就晕了过去。

孙逸枫闻声大吃一惊，转脸看时，也是吓得来惊喊一声，“姐姐”，人随声起，势在意先，探臂一抓，没有抓着，他知道若是让她滚下那千寻悬崖，可就连尸骨也难以找回，立时施展开“御风飞行”佛门轻功绝学，直往壁底草地泻落，他双足刚触地

面，右侧倏地响起一阵衣袂带风之声，但见两只宽大袍袖一扬，梁蓉蓉翻滚娇躯已是被那人凌空接住。

孙逸枫足尖点处，跃了过去，星目电射，看清那人正是峨嵋掌门宏慈大师，急忙长揖一礼，还来不及开口说话，老和尚已对他颌首一笑，低头看了一下双手捧着的梁蓉蓉，不由长眉微皱，把梁蓉蓉玉体递与他，说道：“梁姑娘一时晕厥昏迷，想是惊骇所致，我们快上顶去救治她吧。”

孙逸枫接过梁蓉蓉一个软绵娇躯，急道：“不是大师出手援救，姐姐怕不坠下悬崖去啦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宏觉和净海业已跃落逸枫身侧，净海急问道：“梁前辈怎么啦？”

宏慈笑道：“不要紧，我们快上顶去吧。”

孙逸枫低头喊了几声：“姐姐”，就是听不到她的回答，急得来抱紧她一个暖滑如玉的娇躯，首先往削壁上飞跃而去，宏慈三人也跟在他身后疾纵上去。

片刻工夫，就已跃上万佛顶，一行来至万佛寺后院那间孙逸枫落脚的净室，宏慈三人就和逸枫别过，径返前面去探视宏元及宏严的伤势。

孙逸枫把梁蓉蓉平放在木榻上，潜运真力于右掌，霎那间连走她头部“神庭”、“百会”、“玉枕”三大要穴，左手略微翻动一下她的娇躯，右掌又轻轻在她背部“命门穴”上拍了一掌，梁蓉蓉就幽幽叹息一声，慢慢清醒过来，秀目一睁，看见枫弟弟静立榻前，满脸惊急之色，立时她又缓缓阖上那双微带红肿的大眼睛，回忆适才在壁底的情形及失足坠壁之事，忍不住心头一酸，两行清泪又从长睫毛中，顺着鬓边直落下来。

逸枫看她醒了过来，心中一喜，正要开口问她，哪知她又掉下泪来，这一急，真是非同小可，连忙伏身问道：“姐姐，你快